

静地集

JING DI JI

张联◎著 ZHANG LIAN ZHU

盐池文丛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联，宁夏盐池人，1967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当代著名原生态自然主义诗人，作家。作品发表在国内多家大型纯文学刊物、日本刊物《蓝》。作品入编中国现当代诗歌史选本：《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百年新诗百种解读》《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国诗典1978—2008》《中国当代诗库2007》《中间代诗全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诗歌卷，《大地访诗人》《土地上的诗庄稼》《本草集》等，年度选本《2005·文学中国》《2012中国最佳诗歌》《2013年中国诗歌年选》《2015中国诗歌年选》。著有诗集《傍晚集》《清晨集》《新诗八味》《张联诗精选》《张联诗歌译本选读》《张联诗选》《静地集》等10部作品，作品被译为日文、英文等。民刊《视野之外》主编，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入围，第四届徐志摩诗歌奖入围，首届“中国城市文学优秀诗人”荣誉称号，三部诗集被中国现代诗歌博物馆永久收藏。

盐
池
文
丛

静地集

JING DI JI

张联著

ZHANG LIAN ZHU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静地集 / 张联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 12

(盐池文丛)

ISBN 978-7-227-06218-9

I. ①静… II. ①张…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0726 号

静地集

张 联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张自君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0082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218-9/I · 159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套丛书是具有现代文学性的草根原创作品，探索
并形成着人性和灵魂，如何在一条还乡路上的思考。

盐池

为一种地域的注脚

每个人的自身都是一个故乡

阿 翔

时间：2015 年 9 月 18 日

地点：宁夏盐池县城教育小区

1.阿翔：你好张联先生。几年前我们在银川有过会晤，当时因时间紧，未做详谈，甚为憾之。今有幸与先生做访谈，先生可闲聊。我记得你以前住在盐池县王乐井乡小阳沟村，现在还在那里吗？

张联：谢谢，阿翔先生，小阳沟我已经离开了十一个年头了。可是它在近处，大约在盐池城西南的 30 公里的地方停留，我是经常性地回去，在城乡之间走动，看望老人，留恋村子。

接到您的访谈，正是“大地访诗人”专访人孙文涛先生来盐池要离开的日子。他是在 2015 年 9 月 14 日从吉林坐火车 30 小时，小住到 9 月 18 离开盐池。对张联和小阳沟再度考察，完成 16 年前对张联的采访的续访。同时对盐池诗歌现状的草根现象的座谈，对盐池文学和作家诗人的关注，对盐池草根文化，长城文化，滩羊文化，红色文化，沙漠文化，对西部盐池这个小城的文化名片，在中国当代的文学意义和诗学意义的重要探讨以及前瞻性的指导。就是这个 2015 年 9 月的日子，我和文联主席张玮，副主席侯永琴及盐池身边的诗人，刘成

林、王永娥、左新德、许瑞林，陪孙先生吃我们这里的牛肉拉面和酸汤荞剁面。

因为等车去看长城，我和孙先生在街心公园的小亭子旁走着，缓慢地走着，我们谈到了“离乡”这个话题，不由想起 2006 年著名诗人王小妮老师的来临，那时是我离开小阳沟的第二年。因为，离乡的痛。当时，我是那般的悒郁。我想：我张联要完了，再也写不好诗了，小阳沟的磁场，就是我的母体。

王小妮老师说：“张联，你现在在诗学的意义上，自身就是一个故乡，为什么要痛苦呢！”从此，让我有了更多的释然，也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说：“人是把家园带在身边流浪的。”这是大地上的事情以及现代人类所要思索的所处现代化的场景的问题。可能，我们把“家园”一再地拿出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神性的安放。

今天，孙文涛先生说：“张联，这句话你可能理解了一半，另一半的含义是王小妮老师说给她自己的，同时也是说给我们这些人的。”是啊！在大地上走动的人们，走动的诗人们，盐池，或者说小阳沟离世界不远。其实此时，盐池的天空已是中秋的前期了，清爽而宁静。街边的车辆滑动着，我们都适应了这样的场景。

在这个点上，我能在十年之间碰撞来自诗坛的两位前辈，老者的偏爱，从远方而来。在我的身边走动，我们共同探讨“故乡”的意义。孙文涛先生又说：“张联，你是幸福的，我和王小妮老师甚至诗坛好多诗人，在现实意义中是没有故乡的，故乡已成了我们精神意义上的那个盲点。张联，你在现实意义和精神意义上都是一个有故乡的人，而故乡就在你的身边，你这么多年

来，从写诗的那天起，三十多年了吧，其实，你一直守护着这个故乡，成为人类的故乡。这就是你张联在诗歌史上存在的意义。”

其实，我是多么的幸福，又是多么的伤感，常常看着前方而沉思。小阳沟，一个很普通的村子，我们共同走在大地上。当孙文涛先生站在小阳沟我的院落前，从那个村南的蓄水池的土墩上下来时，他在感叹：多么好的一个村子，我居住在这里，同样能够写出好诗来，一个张联居住的诗歌之屋。

2.阿翔：那个时候你在小阳沟以种植为生，务农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对于生你、养你的土地，我无法想象你如何忍受孤寂，一个人对天、对地、对自然充满敬畏？

张联：是的，那个时候，我在小阳沟以种植为生，年轻的我，在父亲的庇护下，培养成长，学会务农，学会真正面对土地，面对大自然，面对种子，甚至面对宇宙空间。我是那样的看着星星，看着月亮，看着日出和日落，看着温暖的夜在村子里停留。原来，父辈们已和种子和植物以及村子和它周围的环境，有了更深的感情。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停留，和祖辈们一样的停留，在我们视野中的圆的天空下，是一个好像和世界没有多大关系的村子；我清楚地知道，世界不会给我们更多什么，而是我们要年复一年地要守着村子，守着土地，让种子生根，开花和结果，我们的劳作，是和大自然同步的。有着和大自然同样的功劳。完成着一个自然的和谐。那时，就是站在中天下，你能够成为一

个顶天立地的人。现在没有了，我们好多人，都不能顶天立地，因为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天，一个完整的地。包括一个孩子，在城市里，不知道日出日落，不知道太阳从什么地方升起，又在什么方向落下。不能沐浴在大自然神性的洗礼中，聆听那庞大而寂静的天籁地籁之音，包括新鲜神奇的犬吠、鸡鸣和百鸟歌唱。

当然，对于生我、养我的土地，自然有着一种热爱和安放吧。同时，是有着您无法想象的二十年之久的孤寂。在诗歌意义上，那个 1993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那颗孤独无望的心，在忧伤里寻找着能医治的孤寂。那一刻，同样在多年后，我知道了那一首诗，成为决定我诗歌风格的开端，和我的灵魂一次次能得到安放的母体“傍晚”，成为我精神上的“家园”。是天地阴阳相合的一刻钟，我在这样的“道”里滑行：

傍 晚

夏日的傍晚西天里
层层云层变成了血红
村子里的
几颗炭黑的树身
飞上了彩霞
暮色正悄悄地从树身下来
走进芊芊草丛
驱赶着我的羊儿要拥抱栅栏
层层云层变成了血红
苍穹的无数蓝色
正飞速般
流向苍白处的一枚弯月

西天里紫红紫红

只剩下人儿蹲伏在村外的情绪

1993.7.26

这样一个蹲伏在村外的情绪，成为我超越孤寂、进入时光隧道的切口，或者说入口的最佳点，成为我融入万物，被大自然的神灵、精灵接受的一个高贵的礼遇；成为一个人对天、对地、对自然充满敬畏的篇章。

3.阿翔：你曾经做过小学代课教师，教了几年，后来放弃教学，毅然决然地回到乡村，为什么？

张联：那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做小学代课教师具体时间是（1988 年 9 月—1993 年 9 月）五年时间。第一个原因，我没有好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不能够转正。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祖父起在小阳沟居住就是农民，三代以上已追不上踪迹，而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诗歌”。我是一个把诗歌当成事业的人。所以，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乡村，回到了小阳沟，去做一个真正的农民和实践者，一个劳动的实践者和诗歌的实践者。那时是那么的神圣、郑重，有点秘密地回到居住地、出生地和母体地，就是怀着一个朝圣者的心灵。

4.阿翔：的确，你颇为丰富的经历对于写作是一笔极大的财富。当初你是怎样走上诗歌写作之路的？是不是你提到的小时候因为孤独，所以经常阅读，从而培养了对文学、对诗歌的最初兴趣？

张联：现在看来，应该感恩小阳沟，感恩我的 2000 年以前的二十年。甚至从出生算起的三十五年的农村经历、经验和那个时代的大生产队的印象到包产到户的中国历史以及跨时代的父亲以前的“四清”“文化大革

命”“大跃进”的历史的记忆。父亲是个生产队长，这算是我们家族中最大的官了。当然，特别是童年记忆，我是个任性的孩子，也是个善良的孩子。小时候，对文化的饥渴，就是小人书、连环画的《三打白骨精》《智取威虎山》《三国演义》等。偶尔能看到电影，好像从无声电影片到黑白影片，如《小兵张嘎》《洪湖赤卫队》《潘冬子》等。在乡村的夜色里就像赶集，那个大荧幕就挂在队长的房檐下，有几次放映机坏了，人们喧哗地等待着，甚至最后都沉默了下来。那样的风清月高之时，人们迟迟不愿意离去。有的人已在夜空下熟睡，那样幸福的日子。

邻村传来了皮影戏的消息。傍晚来临，暮色里人影杂乱，牛羊骡马从村外归来，村声中光影在霞光里闪动，辉煌画面到沉寂里村人呼唤结伴。在暮色里我和父亲在村旁吵闹哭泣，看着远去无影的村人，我的小身体在父亲怀里才算安静了下来。我不知我的世界里的失落是什么滋味。也许父亲不让去，总有他父爱的理由。

夏天的日子，邻村来了耍猴的。我和弟弟一起在大队小学上学，四五年级的样子，离小阳沟有五里路的距离吧。我悄悄地离开学校，在回村的热土路上小跑，要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父母。可是现实并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父母冷淡地打发我快去学校上学，因为中午有三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当我返校到校门口时，全校的学生已欢声雀跃地看完了猴戏，涌进了学校的大门。那时，我好像是一个被全世界嘲笑的傻子。所以，我过早地成熟懂事，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快乐，是一个孤独的孩子。

或者说，已经是一个有想法的孩子，有表达欲。所以说，最初的小学时期，只是不断地抄摘名句、名段。印象中的读本除小人书外。父亲是个爱唱戏本的人，在没电灯、电视的乡村初夜里聆听，我会偷偷去看。那都是懵懂中成人生活的故事：《张连卖布》《白蛇传》《劈山救母》《火焰山》《铡美案》《王宝川飘彩》《三堂认母》《斩群英》等，这最初的古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营养。

再加上对社会和生存的认识。就是在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肝炎和关节炎的病发，父亲背着我长达两年时间在乡镇医院看病。为了打开药瓶盖向一个女医生借针，而被嫌弃的冷漠；为了买一斤黄糖，还要向当时的供销社柜员送土鸡蛋，所以我过早地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地位的卑微，农民这个阶层在这社会中的意义。正如著名诗人黑大春对我说：“苇岸、海子都如你一样纯洁地无愧乡村子弟。但他们既忠实又背叛或曰超越了自己的阶层，至少试图超越这一阶层的背阴面上难以消融的残雪。”从而培养了我最初对文学、对诗歌的兴趣，寻找最佳的表达形式。

5.阿翔：有没有一个诗人或者一个作家在你的文学成长过程中有深刻的影响？或者说，读书的经历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变化？

张联：有，莎士比亚。他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梁宗岱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的。1987年我在盐池县新华书店7月12日购买。对我来说梦想着有一天出版自己的一本薄薄的诗集，像莎老一样的十四行诗，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傍晚集》

十四行诗，同题“傍晚”96首，同样成了我的成名作。特别在小阳沟我的藏书很少，百余本，更多的是借书抄书的过程。因贫困而致，但手头的《叶芝诗选》《聂鲁达诗选》《史蒂文斯诗集》《狄兰·托马斯诗集》《彭斯诗选》《狄金森诗集》等80年代版的，特别是在我长期忧郁孤独中，这几位大师在拯救着我，他们的诗集一直是在我的枕下伴我入睡。

6.阿翔：我曾试图从你的写作中去寻找艺术的源头，我觉得主要有两个：一个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一个是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不知你认为呢？

张联：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在我前期是在大量地阅读外国文学名著，包括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少量的哲学书籍，特别是斯蒂芬·茨威格著的《与魔鬼作斗争》中所研究的世界三位大师“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对我的震撼和记忆。在2001年7月17日，曾有这样的感慨：“我害怕我消失，却又不想消失。”而中国的传统文学从小就已浸染，和我们的环境，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和情怀。

7.阿翔：16年前，我初次接触网络。那个时候，你的《傍晚》系列作品在网站和论坛一时火爆（好像是诗人安琪代发布的，当时你没有条件上网），此系列作品语言朴质，有很强的原生性和醇美感染力，也就是说你接通了“地气”，容易打动人心，说一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写《傍晚》，并且还是系列作品，或者说，为什么以“傍晚”为主题？

张联：我想开始写《傍晚》的作品是从90年代初，已经真正开始，是无意识的。可是骨子里那个母体“傍

晚”从小时候已经在意识里开始，只是没有表达力罢，它是神秘的，也是懵懂的，如一个耳聪目明的哑者。

他不停地接受着来自小阳沟这个世界和大自然的信息，还是不停地回到了童年。或者说自我降生之日起，被夕阳的辉煌洗礼过吧。而且，在记忆里的小时候，世界是安静的。他目睹着一个火球在通向村外的路上，向他滚来。他无知无识的，一直滚向他的老屋门前消失，他在屋的门沿内站着，浸在村的暮色里，呆立，没人知道。算是最初的神迹吧。

当我懂事后的五年级，因为那场肝病在傍晚里从村外，从很远的一个镇医院，坐着小胶车，让骡儿拉着。父亲在骡前牵着缰绳走到了村外。我从沉睡中惊醒，从那一角的被子掀开之时，让辉煌的血红的浑圆的落日和晚霞，强烈地映照着。应该说这是一次真正清晰的洗礼吧。让神迹又一次的在眼前走过，成为我精神世界里的真正的诞生。

因为六岁之前，我可是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许给了神，为了保住我这个孱弱的孩子，人力已不足，从精神意义上，父母已抛弃。当我七岁后，还原成一个男儿身时，神又把我抛弃。所以，我是一个天之下地之上的孤儿。让我想起一首我的精神意义，诗歌朝圣之路上的哀歌《傍晚》。那个 1999 年的 11 月 29 日的傍晚：

我向西天奔去

大声哭泣

天是我的父亲

地是我的母亲

我为何而生

我是谁
向西天奔去
追逐这冬日里的淡淡霞光
大声哭泣 我是谁
天是我的父亲
地是我的母亲
我为何而生暮色来临
在天和地的切口处
我是谁 我是谁呀
万物寂静

所以，我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完成着从心灵到灵魂在天与地阴阳交替之时的真正安放，得到母体的温暖。

所以，我在一条永久的还乡路上，形成我诗歌意义上的一个母体，一个新的小阳沟，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白玉之塔。正如荷尔德林所说：“只有在这里，在脱离了尘世的空间里，他那预见性的灵魂本能感受到亲近。从一开始这个爱幻想的人就坚决地把生命的罗盘转向了永恒的方向，转向了那个永远无法到达的海岸，在这里，他的生命将跌得粉碎。但什么都不能动摇他的意志，即使粉身碎骨，他也要追随那种看不见的召唤。”

也正如：我在1997年10月的一首《傍晚》说明着我的心迹：

在那份文学的孤岛上
每个人的长久等待
或正在等待
等待一份寂寞的情愫
走进自己的意境里

傍晚是孤独的
晚霞的绚烂 那一刻
世界正孕育着一个不凡人
我们推崇诗歌的神圣和永恒

其实，我真正明白我形成了“傍晚”的风格，也是在 2000 年写到绝望时，整理所有近二十年来的稿件，在我面前大量以《傍晚》为题的诗歌。出版第一本诗集《傍晚集》时，我在惊醒，我在反思，我为什么要以“傍晚”为题。现在看来也许就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吧。

8.阿翔：原以为西北诗歌是带有强大的地域性，但很多时候，这个地域性反而成了诗人的“包袱”，也就是说集体化的包袱。而你不同在于，你以原生态自然主义为主，具备个人诗歌特征，如果说“地域性”，那么从集体化地域性过渡到私人化地域性，这在你的诗歌最明显感受到你独特的风格。

张联：是的，我曾经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 2004 年期间，和著名诗人发星的《独立》合作之时，写过这样一篇诗论《今天我们新诗的动力和准则》刊登在《独立》2004-10/12 卷第 19 页。是从“地域诗歌”写作而产生的联想。

路易斯茹可夫斯基语：“诗人的真诚，在于你和物生活在一起，它们生存着，你感受着它们，思考着它们。所以诗人，冬小麦在物的环境中，他在获得强烈地对物的感受后写出诗，而这诗就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

我是在向本土、本地，向我们的生活、向大自然寻找诗的内容，每一次诞生都来自于“师法自然”，并创造适合我们生命存在的真理。

我特别赞同石川啄木的一句话：“就是说把两脚立定在地面上而歌唱的诗，是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像我们日常吃的小菜一样，对我们是必要的那种诗。”

9.阿翔：三年前王小妮老师在深圳书城中心关于诗歌做了精彩的谈话，还介绍了你和那本《傍晚集》，回头看，我也认为《傍晚集》是你的经典之作。那么，经过三十多年的岁月，你如何看待《傍晚集》？它是长诗还是大型组诗？

张联：当然，从“傍晚”在这个世界的诞生，已是30多年的时间。同样让我想到云南的一个诗人赵渐强这样说：“《傍晚集》有永恒之美，从中能够看到乡愁！好东西也需要找到时代的契合处，让他冒出来。三十年前写出了现在仍然需要的诗，这要水平。”

我自己也同样认为是我自己的经典之作，也是成名之作。它是长诗，是一首写到老的诗，也是大型的组诗，被我砍成了无数个段，并且也独自成立，成为短诗的意境和短诗的样子。有一次著名作家陈继明和著名诗人杨森君来访。临出门时，陈继明说：“你看张联诗中，村子有两条路，其中一条一定是通到张联家的。”而杨森君说：“张联这家伙聪明，本身他诗歌的精神现象，永远是他的‘傍晚’，是写不完的傍晚以及他的《清晨集》，问题‘清晨’也是‘傍晚’。”我笑了，内心明白，我的诗真正的诗人和大作家大诗人是看得懂的，并不需要我向更多的凡人解释。所以，我想我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会在不同环境中，仍然在继续，从未中断永远向前。并不因为我离开了乡间，有何二致。